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

杨思洛 [1,2]　吴丽娟 [1,2]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　要：[目的/意义]尝试回答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何必要"、"以何基础"、"有何挑战"、"如何推进"四大问题，为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参考。**[方法/过程]**结合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现状、时代环境和使命担当，从国际、国家和学科三个层面提炼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求，分析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础和制约因素，进而提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结果/结论]**以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特征为指引，以三大建构原则为抓手，具体从加快破除学徒思维、凝聚学科发展共识、重视挖掘历史精华等 6 个方面推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　自主知识体系　"三大体系"　学科建设
分类号：G203

学科知识体系既反映学科定位也汇聚学科特色，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探寻自身内核和知识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成型，但现有体系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知识模块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和自主性较为薄弱等问题尚未解决。数智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技术发展和需求更迭催促学科转型和新一轮变革[1]。国家重大战略也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守正与创新、国际化与本土化提出了新要求。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其中"1205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1205 信息资源管理"。此次学科名称变动是大势所趋[2]，学科内涵和外延将进一步拓展，学科知识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可谓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重中之重。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学者对学科知识体系孜孜探索。图书馆学在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二元"对照型、"三元"鼎足型、"四元"兼顾型、"五元"层次型、"多元"创新型等体系[3]；情报学自 1980 年以来形成了"狭义-广义"、"理论-应用"二分法，"理论-应用-技术"、"深层-中层-表层"和"顶层-应用层-基础层"三分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科教评价信息云平台构建和智能服务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思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 58605025@qq.com；吴丽娟，博士研究生。

“理论-应用-技术-管理”四分法等学科体系[4]；档案学学科体系也包含多种观点[5]。但是，相关研究或是局限于二级学科，或是因时效导致知识落伍、与发展需求不符，或是缺乏特色仿照西方知识体系，不足以支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虽然近年来有关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和“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不断增加[6, 7]，但专门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屈指可数。基于此，本文围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何必要、以何基础、有何挑战、如何推进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加快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有所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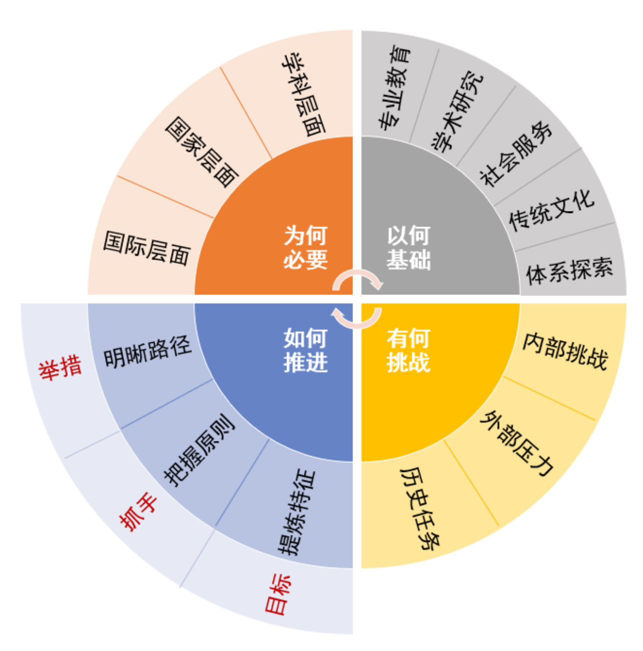


图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四大问题”

1 为何必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求

1.1 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现实需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科技创新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虽然我国过去在很多领域取得了进步，但这种进步主要依靠模仿、追随和跟跑，对源头和底层的基础研究探索不够。关键核心技术出现了“卡脖子”现象，基础研究也存在“卡脑子”风险，哲学社会科学则面临失声失语的“卡嗓子”问题，危害着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形成学术“哑巴”的主要缘由在于缺乏自主的知识体系。解决信息资源管理范畴内的全球问题、中国问题、时代问题，如在国际重大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与应急管理、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府信息资源建设、数智时代信息资源的融合与创新等，还需要加强对相关理论的理解、阐释和传播，不断提出能真正满足国家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具，着眼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恰逢其时。

1.2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客观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信息资源管理学的创新和发展，一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存储、传播和利用等方面具有专业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直接关联；二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社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影响着其它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学科建设全局，党和国家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推进“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新文科”建设等，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良机，但也对其提出了更高要求[8, 9]。譬如，如何发挥学科智慧攻克“除四唯”、“破五唯”、“代表作制度”等评价改革难题，开展有组织科研，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呼唤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应有之义。

1.3 补齐学科发展短板的内在需要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学科事业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整体而言自主性不强，过去长期沉浸在欧美、苏联、日本等外来理论和思想的跟风中，基础理论建设相对薄弱，原创性理论较少，缺乏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同时，信息资源管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一些基础问题如学科边界仍存在争议，理论和方法跟不上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学科内部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知识体系尚不完善。目前又逢学科更名的特殊阶段，一级学科名称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改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外延进一步扩大[10]，横断学科属性愈发凸显，不可避免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调整学科目标、研究对象、学科结构等达到“名副其实”，如何提升学科竞争力摆脱生存空间受挤压的威胁，如何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信息生活的向往等，在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学科知识体系的迭代更新尤为重要。

2 以何基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成效与学科体系探索

从教育部学科目录来看，学科名称有多次变化，近期经历了从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三者正式合体后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微调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再到“信息资源管理”，其在专业教育、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已取得一定成效，前期探索和我国优秀传统思想实践，奠定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及条件。

2.1 专业教育走向成熟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专业教育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步入正轨，学科规模不断壮大且区域分布日渐均衡[11]，已形成由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构成的多层次、较为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各层次专业布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为主阵地，自 2019 年教育部推进“双万计划”以来，入选中央赛道的本科专业有 15

个，地方赛道有 8 个[8]。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自设二级学科，如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人文、数据科学等，不断满足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教材体系建设持续推进，90 年代出版了“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12]，分别有 70 种、21 种教材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13, 14]。课程体系建设迈向新的台阶，共有 20 门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15]，线上课程数量不断攀升，“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盟”目前已收录 46 门信息资源管理相关课程[16]。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培养模式由“舶来式”逐渐转为“本土化”，本硕博在读学生规模分布呈金字塔形，授予学位规模稳中有进，毕业生就业结构日趋合理[17]。

2.2 学术研究持续精进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主要集中于学科、事业、机构、信息和用户等对象，研究主题与时俱进，积极拥抱环境变化所衍生出的学科增长点，如智慧图书馆、数字人文、数据治理等，同时更加关切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18]，如健康信息学、面向科技创新的智能情报服务、数字包容与信息无障碍建设等。学术队伍各有闪光点，如吴慰慈、马费成、冯惠玲等学者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学术产出成绩喜人，国内学者在 WoS 核心合集“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类下累计发文万余篇，自 2019 年起年均发文破千篇，主要发表在《Scientometrics》和《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等期刊；在近五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共获一等奖 5 项（两届空缺）、二等奖 29 项、三等奖 35 项、青年成果奖 6 项（首次设立）[19]；1997-2022 年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近三千项，单年立项数量在 2021 年突破两百[20]。

2.3 社会服务稳步提升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是一门具有实践特质的社会科学，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参与社会发展调查与规划、提供咨询报告与决策支持、建立产学研合作、开展社会培训等方式服务社会，彰显了学科的社会参与度和贡献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等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贡献智慧，获得了广泛认可。据统计，档案学界相关成果在“十三五”期间被各类机构采纳 60 余次[21]。产学研合作不断发展，以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合作模式集中于资源共享、平台共建、技术交流与开发等。社会培训丰富多彩，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提供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数字经济与产业互联、中华智慧与人文素养等专题培训[22]，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将培训活动划分为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类、图书馆管理类、竞争情报类等 13 个方向[23]，为培养社会信息资源管理人才作出了贡献。

2.4 优秀传统思想实践散发光芒

我国自古就有图书文献的整理、搜集和保护工作，在政府和社会文化需求的推动下，产生了大量关于文献资源管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活动。譬如，中国目录学鼻祖向歆的《别录》《七略》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24]；此外，孔子编纂“六经”提出 “述而不作”[25]，陈寿《三国志》蕴含了“定篇章”的档案学思想[26]，郑樵《通志.校雠略》和章学诚《校雠通义》分别强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7]。古代军事活动频繁，催生出许多情报思想风靡国内外，如《孙子兵法》主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管子》强调“遍知天下，审御机数”，《鬼谷子》提倡“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近现代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不乏杰出学者，如图书馆学领域的洪有丰、刘国钧、杜定友等，档案学领域的毛坤、王重民、姚名达等，将本领域内的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积累了深厚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共同为中国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创新打下基础。古今优秀思想与传承成为支撑当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不竭动力。

2.5 学科知识体系探索不断深入

我国图情档学界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一部分学者将学科知识体系的讨论范畴限于二级学科，图书馆学[6, 28]、情报学[7, 29]、档案学[30]等均有相应成果。以图书馆学体系为例，有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的“二分法”，从中分离出专有图书馆学或技术图书馆学形成“三分法”，再把比较图书馆学分离出来产生“四分法”等[31]。另有部分学者从一级学科整体视角出发，如王学东[32]将学科知识体系分为理论和应用技术两大门类，并描述了其分支学科结构和低层次结构。此外，由于信息资源管理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更名前就以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较早开始关注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体系问题，如李月琳[33]将信息资源管理学分为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后者包含应用方法和实践领域；王立清[34]分析了学科体系的构建维度，认为可从信息资源管理的对象、信息资源管理的流程、传统学科体系的架构方式等着手。这些观点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3 有何挑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制约

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处学科更名和环境多变的交汇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受到学科内部矛盾和学科外部压力等多方面影响和制约，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3.1 学科发展内部矛盾日趋严峻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经过长期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在专业教育、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利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学科专业教育

暗藏危机，跟不上知识更新速度和社会需求变化，招生和就业问题值得深思；教育部自 2016 年先后六次对本学科的学科点进行动态调整和撤销增列[11]，涉及本硕博各层次学科点变更多达 90 次；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足，无形中削弱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信心。学术研究虽然成果数量节节攀升，但国际影响较弱，长期“引进来”造成了对外来理论的依附，致使我国学者沉浸在模仿创新氛围之中，自主创新内生力稍显不足；随着学科交叉渗透的加强，以及学术阵营分化割裂为侧重理论方法研究的“学院派”和侧重实践服务探索的“馆所派”[35]，学科定位和业务范畴走向失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元素处于混沌局面。社会服务相对薄弱，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拘泥于高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关主体，产学研合作缺乏长效稳定机制，社会培训受众面偏窄等。

3.2 学科发展外部压力多重冲击

多源外部压力的侵袭也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变得更为复杂。一是学科身处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流行和应用，冲击着与这些技术有着天然联系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其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同时本学科与计算机、管理、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持续深化，易给学科定位造成干扰，或是冲淡学科特色，加剧学科被边缘化的风险，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可能偏离方向。二是国家对学科提出更高要求[36]，需要在创新驱动发展、文化强国战略、数字中国建设等顶层设计中作出积极贡献，如在科技评价、公共文化、数字记忆、数据治理等方面献言建策，由此涉及到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家发展需求的适配问题。三是社会认可方面，人们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认识仍停留在刻板印象[37]，且学科专业吸引力呈减弱趋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而基于学科知识服务社会的能力是衡量学科知识体系自主性水平的重要指标。

3.3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重道远

建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任务也是责任，更是学科行稳致远的基础保障。然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全局性、长期性、系统性任务，难以一蹴而就，要经得起时代变化和学科竞争，更要抗得住全球考验。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图情档学者的探索和实践之上的，反映学科核心知识的关联及脉络。目前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不够重视一级学科知识体系的宏观把握和统一认识，且对新兴领域体现得不够，如电子文件管理、数据科学、数字人文等。比起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图情档管理思想和实践，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过去更热衷于追随西方知识体系，也受到 SCI 至上、唯论文等风气的影响，存在忽视本土原创、缺乏中国特色等问题。一级学科刚更名不久，学科内涵和外延、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问题需要再思

考[38]，既涉及时间成本也考验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默契，加大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难度。

4 如何推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聚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特征有助于找准学科努力方向和目标，树立建构原则有助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更快更好地实现，并使所建的自主知识体系达到认可和期望，明晰建构路径则是具体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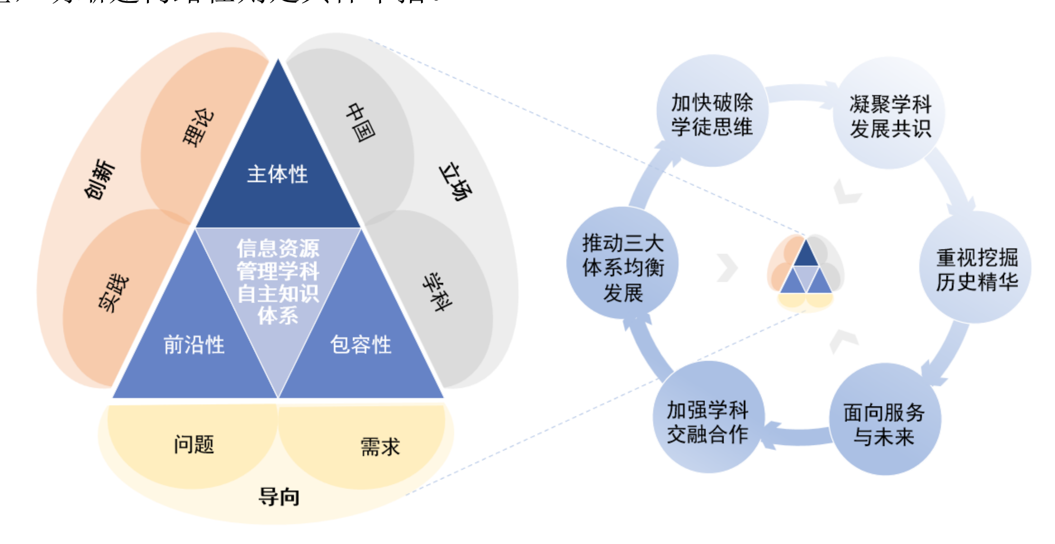


图2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

4.1 聚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特征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具有传统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如目标性、系统性、整体性、抽象性、科学性等，更要具备鲜明的主体性、前沿性、包容性等。

4.1.1 主体性

所谓的“主体性”，是指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世界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具备参与学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及重要领域的实践经验，凝聚着自主、能动和创造等特质[39]，表现为拥有良好的话语权。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存在舶来品居多的现象，严重侵占着本土原创成果的生存空间，因此提升主体性的重要一步就是将舶来品本土化，将其改造创新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其次，通过自主钻研、有组织科研、跨学科合作等途径，在信息资源管理、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努力获得更多突破性创新和颠覆性成果，以增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硬气和底气，形成中国式的学科知识体系。科研成果的转化实效直接关系到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与社会多方面需求的解决紧密相连，因此主体性的强化还要重视学科相关技术成果的融合应用及其理论升华。

4.1.2 前沿性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充分体现前沿性，蕴含学科发展的时代特色，既要呈现学科相对成熟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也要提供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和新兴研究领域的相关信号。若仅局限于前者则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将无生命力难以具备竞争力和引领力，不足以支撑“自主”。建构方案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国家或相近学科的知识体系，更不能“换汤不换药”，简单搞几个新名词、新标签和新概念糊弄过关，而是要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形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围绕信息和数据的学科内核及时吸纳新兴研究方法和技术成果，注重原创性前沿理论知识转化，不断迭代更新学科体系化知识，对前沿主题保持足够敏锐，才能实现自主。

4.1.3 包容性

包容性涵盖学科内部的继承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包容与自主是辩证统一的两方面。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等传统方向及其核心知识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骨架和主线，从中衍生出的信息分析、数据科学、公共文化服务等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不断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输送新鲜血液，因此要两者兼顾，继承和发展传统内容、持续探索新兴主题，并积极接纳新技术新方法。从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与诸多学科达成合作，打造出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人文、数据科学等学科新增长点，也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种由开放和包容带来的知识创新也应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中显现。

4.2 把握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原则

4.2.1 坚持中国立场与学科立场的结合

学科相关理论、方法与技术源于国外，导致国内学术研究对西方研究成果和平台存在依赖，缺乏有代表性的原创成果，理论发展未能取得重大突破，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需要坚守中国立场，正视和反思本土研究意识薄弱的问题，瞄准国家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积极追踪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国家安全、信息贫困等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才能在国际擂台上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而不是继续跟随和模仿。由于一级学科更名的影响及学科边界的淡化，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还需进一步明确学科立场，突显学科特质与核心竞争力，在更大范围产生学科影响。

4.2.2 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融合

推进理论与实践双重创新有助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稳固和延续，而自主知识体系的日臻完善也将催生更多新理论引领实践创新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要做到

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应对学科发展中的不同声音。理论跟不上需求、理论没办法落地、实践难产出理论等矛盾的出现，阻碍了学科高质量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程。其原因主要在于本土原创理论不足的现状尚未改变，西方理论在学科的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学科整体在理论方面的创新活力明显不如以前，近年来少有重大原创理论的提出。不断推进一线实践上的理论创新和前沿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形成理论实践双创新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理论研究质量和社会实践水平的提升，逐步化解学科发展内部矛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自主。

4.2.3 坚持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契合

一是明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来龙去脉，深研为何建构、如何建构等问题，加快绘就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蓝图，为促进有效落成积极出谋献策；二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有助于解决中国和世界在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进程中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问题，这是摆脱社会影响力下滑、提升学科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主动拥抱和回应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和文化需求，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才能创造更多前沿理论成果，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同时，社会服务广度和深度得以延伸，学科整体才能收获更大的社会认可，进而改善招生和就业环境。脱离问题和需求建构的学科知识体系，就如同摇摇欲坠的危房，而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这个主心骨的缺位，将导致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走向沦落。

4.3 明晰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键在于解决“破”与“立”之问。“破”的根本是破除亦步亦趋的学徒状态；“立”是在形成学科发展定位共识的基础上，重视挖掘历史精华，面向服务与未来，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合作，推进“三大体系”均衡发展。

4.3.1 加快破除学徒思维

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体现自主性，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彰显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在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上增添一些中国元素、使用部分中国话语，也不是完全摒弃国外优秀思想和实践，而是要破除西方知识体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模仿与追随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和学科现阶段的发展需求，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是在当时学科基础比较薄弱的背景下产生的，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引入对学科融合与建设起着借鉴和参考作用。但随着学科发展步入新的阶段，需要对思维范式进行变革，西方话语主导的知识体系在应对我国现实问题上“水土不服”或存在盲区，走出一条兼备学科特色和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屹立于世界学科之林的重要保障。加快消除模仿乱象，告别西方中心主义，注

重舶来品的本土化，增强学科对国家、世界、时代的贡献，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才有可能进入国际视野、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4.3.2 凝聚学科发展共识

找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定位是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到知识体系能否达到自主和原创的标准。学科定位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当着“指挥官”角色，引导学科聚焦“主业”，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新兴技术的冲击下显露出被技术带偏的趋势，而业务铺得太开易使学科陷入广而不强、泛而不精的困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有些力不从心。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部分学者认为学科存在被替代、被兼并、被边缘化甚至是消亡的隐患[40]，该症结在于学科定位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变得模糊，学科特色逐渐淡化，从而出现学科竞争力减弱的苗头。当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恰逢学科更名的过渡期，学科定位可借此契机及时调整，暂且搁置学科更名争议，结合时代背景和国家需求，深入思考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强化学科内部对话与交流，加快形成学科发展共识，进而预防本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丢失边界感。

4.3.3 重视挖掘历史精华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传统思想和实践，如目录学、校雠学、提要学等，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等形成了较好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传承和发扬不够，这些宝贵的自主素材散落于学科历史中。自清代以降，一些先进分子积极引进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相关理论和思想，开阔了我国图情档研究视野，但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下部分学者逐渐背离了学习借鉴的初心，开始追捧西方文献、西方理论和西方话语，忽视了对本土原创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发展，使一些具有自主性和前瞻性的概念、方法、实践等淹没于西式洪流。如果缺失这些原创成果，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将会大打折扣。从学科历史、学科经验和学科实践中挖掘被埋没的自主素材，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创新发展使之融入现有知识体系，让我国优秀传统思想和实践重现光芒，既是守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源的基本要求，也是滋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

4.3.4 面向服务与未来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焦点不同，但始终着眼于“服务”，其逻辑在于资源是基础，技术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从古代主要为皇家贵族服务，到近现代满足公共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机构工作需要，再到新时代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服务对象和范畴逐步扩大，学科综合实力在服务中稳步提升。但在新技术环境下，个人和团体对信息资源管理的需求和要求也越来越高，领域开始重视学科相关实体的转型问题，同时数据治理、舆情

监管、文化传承、智慧服务等国际问题也亟待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建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从历史中汲取养料，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服务与未来，涵养前瞻性眼光，在全球视野和中国实践下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和时代需求，提前谋划和部署学科建设重心，才能在更多重要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增强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前沿性。

4.3.5 加强学科交融合作

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与计算机学、心理学、数据科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学科的交融合作。强调自主并不意味着排斥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而是需要加强这种关系，一方面能带来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传播才能更好体现学科地位与价值。若以学科边界之名自我设限将加剧学科竞争力下滑的趋势，况且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特征，顺应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才有机会捕捉学科的新增长点，提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内容丰富度。例如，得益于计算机科学的支持，传统人文研究走向数字人文，图书馆建设朝着智慧化与数字化推进，深化了学科传统主题研究。此外，通过对话交流借鉴学习其他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的策略与经验，也有助于加快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进度。然而，在享受学科交融合作红利时，要警惕“耕别人田，荒自己地”，否则丧失了根和本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终将被其他学科吞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只会是望而不得。

4.3.6 推动“三大体系”均衡发展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均衡发展，“三大体系”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与支撑。学科体系是基础，包括学科设置、专业划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社会贡献等，确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围；学术体系是内核，包含学科基本理论、研究领域、技术方法、学术专著、学术组织等，关联着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与框架；话语体系是关键，囊括学科研究对象、概念术语、学术会议、专业期刊、学术平台等，既检验着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成效又体现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聚焦人才培养、不断优化学科设置及布局、争取开发更多高质量教学资源、重视人才培养体系升级、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等；基于持续产出原创理论成果、积极开拓前沿研究领域、注重技术方法改进、加快培育高水平科研成果、着力打造学术共同体等提升学术体系；通过提升概念术语提炼能力、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学术思想传承与传播、深化学科交叉融合、拓宽话语媒介与平台等强化话语体系。此外，目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三大体系”建设上存在不同步，彼此未能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例如，重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不断新增，但教材建设和课

程建设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学术成果数量稳步攀升甚至在一些重要国际期刊上的发文超越美国，但学科竞争力和话语权依旧较弱。为此，要更加重视“三大体系”的步调一致，三者均衡发展才能形成合力助推学科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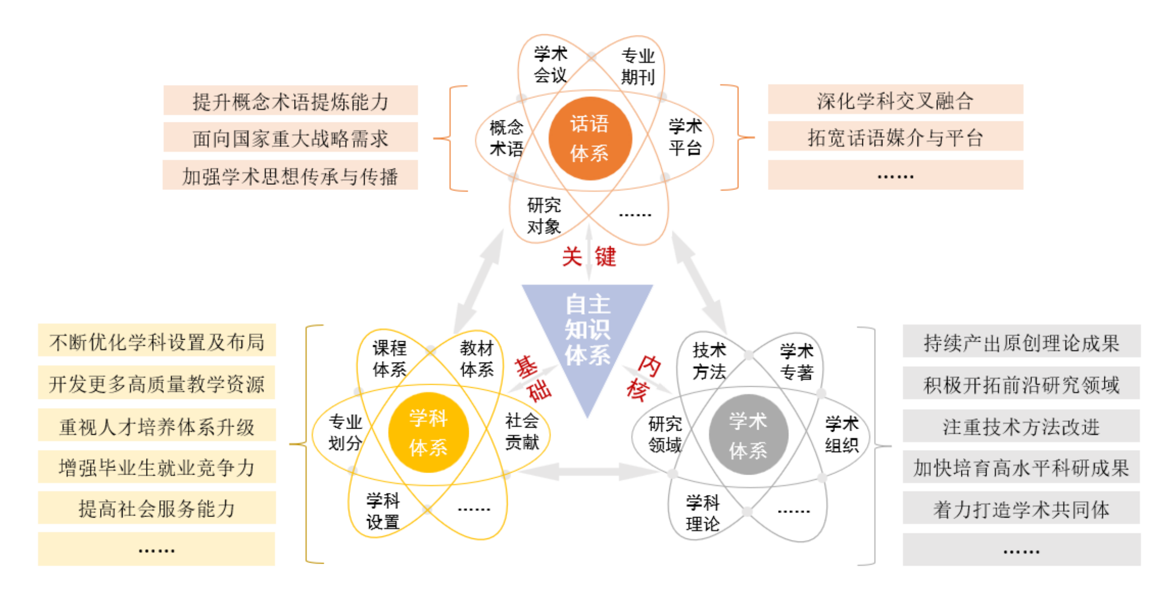


图3 推动“三大体系”均衡发展具体举措

参考文献

[1] 孙建军，李阳，裴雷. “数智”赋能时代图情档变革之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03): 22-27.

[2]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12(06): 4-10.

[3] 易凌，龚蛟腾.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嬗变研究[J]. 图书馆, 2019(07): 6-14.

[4] 王知津，李赞梅，周鹏. 二十年以来我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进展殉[J]. 图书馆，2012(01): 50-54.

[5] 孙军. 谈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档案学研究, 2009(02): 11-12.

[6] 柯平，袁珍珍，胡娟. 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22,39(04): 6-18.

[7] 苏新宁. 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04): 16-27.

[8] 赵星，乔利利，杨洁. 我国高教变革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影响[J]. 图书与情报, 2019(06): 18-24.

[9] 马费成，李志元.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6): 4-15.

[10] 马费成. 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13(01): 4-8.

[11] 田野. 中国大陆图情档多层次教育进展及省思：2016-2021年[J]. 图书馆杂志，2022,41(02): 1-22.

[12] 张康，李卓卓．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建设百年历史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2021,38(04): 27-40.
[13] 王协舟，鄢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课程资源建设研究(一)——基于专业教材的调研[J]. 档案学通讯, 2014(03): 71-75.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EB/OL]．[2023-2-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5/201410/t20141020_178340.html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EB/OL]. [2023-2-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11/t20201130_502502.html
[16] 爱课程．图书馆（学）在线课程联盟课程名单[EB/OL]．[2023-2-14]．https://lis.icourses.cn/page/20170316_02.html
[17] 冯惠玲，闫慧，张姝婷，等．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发展研究:历史与现状[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46(01): 38-52.
[18] 闫慧，陈慧彤．国内外图情档领域学术热点比较研究——兼论学术热点与学科发展的协同关系[J]．情报资料工作, 2022,43(02): 5-13.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揭晓[EB/OL]．[2023-2-14]．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7_506086.html
[20] 孙艳红．国家基金项目视域下图情档学科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1(03): 93-101.
[21] 冯惠玲，连志英，曲春梅，等．回顾与前瞻：“十三五”档案学科发展调查和“十四五”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J]．档案学通讯, 2021(01): 4-15.
[22]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育培训[EB/OL]．[2023-2-14]．https://irm.ruc.edu.cn/rcpy/jypx/gdpx/index.htm
[23]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培训方向[EB/OL]．[2023-2-14]．https://sim.whu.edu.cn/jx/shpx/pxfx.htm
[24]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25] 杨树森．孔子编纂“六经”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J]．档案学研究, 2001(02): 23-26.
[26] 李财富，李勤．从《三国志》中看陈寿的档案学思想[J]．山西档案, 2019(01): 15-19.
[27] 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D]．北京大学, 2013.
[28] 吴稌年，顾烨青．“图书馆学”一词的引进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初步形成[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44(05): 104-113.
[29] 杨建林．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J]．现代情报, 2020,40(01): 4-13.
[30] 甘玲，朱玉媛．论档案学“三位一体”的知识结构体系及其相对稳定性[J]．图书情报知识，

2005(01): 43-46.
[31] 黄宗忠. 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J]. 图书与情报, 2003(03): 2-9.
[32] 王学东. 图书情报管理学体系结构初探(三)[J]. 图书馆学研究, 1989(01): 16-18.
[33] 李月琳. 试论“信息资源管理学”的学科体系[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01): 16-18.
[34] 王立清.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初探[J]. 图书馆学研究, 2012(03): 2-4.
[35] 曾建勋. 促进图书情报学科研究与业务实践的融合[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02): 1.
[36] 初景利. “新文科”呼唤图情档成为“硬”学科[J]. 图书与情报, 2020(06): 1-3.
[37] 闫慧, 韩蕾倩, 吴萌, 等.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2029年发展前景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9(06): 2-17.
[38] 初景利, 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66(14): 3-9.
[39] 高强, 曾恒源, 殷婧钰. 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1(06): 101-110.
[40] 闫慧. 青年学者论图情档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及发展方向——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会议述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45(01): 121-127.

作者贡献说明：
杨思洛：提出论文思路，修改论文。
吴丽娟：搜集论文资料，撰写论文与修改。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a

Yang Siluo[1,2]　Wu Lijuan[1,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cience Evalu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four questions of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e.g., "why is it necessary", "what is the basis", "what challenges are faced" and "how to promote it",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ts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ission of the discipline, combined with the times, the demand for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as extrac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nd disciplinary

levels,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aints of its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and its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 **[Result/Conclusion]**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ts key features and follow the three principles. Specifically, there are six path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breaking of apprenticeship mindset, strengthening consensus 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ing the excavation of historical essence.

Key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ree system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